

盛暑来书

□苏枕书

京都通信

嘉庐君:

展信平安。此地尚未出梅,刚刚过去的四连休一直在下雨。衣柜靠墙的一面发霉严重,好费一番收拾,不得不丢弃了一大袋衣物。今年真如堂没有虫拂节,夏天的祭典一概取消,失去了判断时令的基准,其实莲花与慈姑花均已开过。近来每至周日午后,都会去真如堂省吾一家工作的花屋小坐,又常常是冒着大雨。疫病流行,很少有人来扫墓,信众可以远程预约法会,单由僧人们举行。省吾一家因此比往年清闲很多,经常坐在廊下看山看雨。

一日我们谈到慈姑,说寺院中的盆栽观花叶的习俗可能来自大陆。翻到江户中期医师香川修德《一本草药选》(续编)的慈姑条:“慈姑,即今恒蔬中之清品,煮食尤美。本草不言有害,而世人聚谓食之损肾精,不知有何所据发是言乎。方今日常煮食,尤觉无毒,可破世中之漫谈也。俗呼孤寂乙。又有鬼芝,一名勒脐,俗呼孤寂孤寂已,生吃味甘,病人勿食。”“孤寂乙”即日文训读“クワイ”转写的汉字,也是如今文中慈姑的叫法。另外也可知在江户中期,日本普遍认为慈姑于身体有害,而香川修德认为是无稽之谈。那么日本的慈姑有毒说究竟是何缘由?绪方惟胜《杏林内省录》卷四恰有针对香川此条的反驳,谓“青楼娼妓之辈与客交,肾精外漏染衣之时,急研慈姑贴其处,白痕即消失无迹。慈姑灭肾精,于此可推知也”,故而“慈姑明白为摄生家之忌品”。如此荒诞的说法,自然不足取信,一般也无人知晓。不过慈姑在日本没有成为流行至今的蔬菜,倒确是事实。

《一本草药选》凡上中下三卷并续编,有不少记录日本名物风俗,很值得一读。如续编中的“荞麦”条:

荞麦面有精粗,粗者民家为饼煮食,或炙食。精者以水搜和为饼,用四尺方板撒面,置饼其上,以捍面棒手转抵挤,薄如厚纸,切作细丝,投热汤中焯过。生萝卜汁、和少豆油为酱食之,加以削细干铅锤鱼肉、小葱、辣椒、炙味酱、生萝卜屑。僧家用紫菜、细削柚皮种种加料。俗呼速跋吉栗,嗜者至吃数十碗。

“速跋吉栗”即“そばきり”,今写作“蕎麦切り”。以萝卜泥、酱油为蘸料,或加柚皮细丝的吃法,今日犹然,也是日本面食中我最爱的一种。不过后文接着说,世人云吃荞麦面容易动痘,吃后直入浴室,必至卒。香川修德认为,这是因为荞麦面易饱,“若能节慎,则虽且暮好食,何害之有”。饱食伤身,“乃是啖之者之所欲,而绝非此物之毒”,真是睿智持平之论。

又见“乌鸦”条:

乌鸦,俗呼葛刺斯,又呼发失蒲笃,寻常屋上哑哑鸣者是也。取全者一匹,内土器中,加盖盐泥固济,烧存性为末,白汤服一钱,治目疾。

“葛刺斯”即“カラス”,日文乌鸦的读法;“发失蒲笃”即“ハシブト”,日文作“嘴太”,即“大嘴乌鸦”。原来乌鸦竟可食用,网上说长野、茨城等地有吃乌鸦的传统,现在还有人打了乌鸦烤食或煮咖喱,莫非“乌鸦炸酱面”并非凭空杜撰?京都许多乌鸦,倒不见人打了吃。而伏见稻荷大社外却有卖炸麻雀串的——据说因为麻雀是害鸟,为了保护稻米,就将它们打了吃。幼时在山东也见过油炸麻雀串,不过我们都没有敢于尝试。

昨日又去真如堂,大家闲坐谈天。他们先说日本年轻人怕蟑螂,是无用的一代。我说蟑螂不可怕,因为有腿有壳,只当是普通昆虫。但我极怕蛇,而京都山里却不少,真是噩梦。省吾岳母、一美的母亲,我唤作奶奶的,说小时候自己身体孱弱,父母得了蛇肉偏方,医生说吃蛇可以强身健体。父母就请邻家男孩捉来蛇,以果饼点心为报。蛇杀死去皮,吊起来晾干,再烤熟磨粉,加芝麻、蜂蜜等服下。我听了十分刺激,大呼恐怖。奶奶如今八十多岁,说的应是1940年代前后的事,一美是1970年代生人,长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,日本已是现代文明国家,这种吃法早已消失,因而也连连惊叹。一美父亲亦吃过蛇肉:“但有一种独特的臭味,还是鳗鱼好吃”。我们笑作一团。

回家后翻看《一本草药选》,在下卷找到了蝮蛇条,说有“破恶血、动真血”之效,“取活者杀之,剥去皮肠,洗净炙食。又有剥去皮肠日干者,为末,内炼药中用。又有入好酒中,蛇肉消烊尽,而后饮其酒”。晒干磨粉入药的偏方果然由来有自。写到此处,又不觉打了个寒战,真恐怖!

《一本草药选》中还记载了各种动物的吃法,麻雀、鹿、兔、野猪、野鸭、鹤、鼠、鳖……是古人珍视的药物,也是难得的蛋白质。害怕蟑螂的幸福的年轻人,早已不需要这些知识。而我对这些细微的事总怀着兴趣,一则是想记录一些被现代文明人过滤掉的无用知识,一则也是为关注往昔与今日断续缥缈的联系。我时常后悔从前祖父母在世时没有多听取他们的旧话。“风俗”固然有极强的生命力,总是或隐或显地延续,但这到底是不断失去与不断重塑的过程,这消失与新增的部分,正是我关注的所在。

山里似乎又要下雨,今天应早些出门,便暂写到此处,盼你来信。

松如
荷月初七

停泊 朱震然

一条河流在我体内浩荡

□马国福

杯中乾坤
酒是一道闪电
他掌握神的谕旨
大禹般治水

那些咆哮的酒分子
从魏晋呼啸而来
挟裹唐朝的江山南宋的工笔细浪
在我们体内奔腾五岳

身体的城门打开盛迎这些液体部队

烈火金刚所向披靡
我和我达成和解原谅了自己所有的
弱点
饮尽这杯中锦绣山河

酒里有我的祖国
这黄袍加身的肤色
飞天琵琶里奏响大唐音节
蓝色梦幻里有着凡·高星辰的角落

五谷之神

凤凰涅槃之后再塑人间百态
一条河流在我体内奔腾
稻花香里的丰年 高山流水的琴弦
酒,人间最通俗的《心经》这随物赋形的辩证法

五蕴皆空皆不空
一滴酒澎湃着解释人生

2020年1月17日夜与众友人畅饮,18日清晨在鸟鸣声中醒来,倍感精神清醒,即兴写之。

拜师和过林卡

□米拉

回到画室后,每天和师兄们一起安心作画,同时又略带忐忑地等待着大老师从广州回来。毕竟现在我还属于编外人员,期盼着能早日拜入师门。

七月的最后一天,恰好是周一。经历了整晚淅淅沥沥的雨声,一大早仍有大片乌云飘在瓦蓝色的天幕中。等公交车的时候,清晨的阳光从东边透了过来,地上的水洼都闪出迷人的光芒。再抬头看天空时,只见一道清晰的彩虹呈现于眼前,赤橙黄绿青蓝紫,从外向内秩序井然。正激动得差点喊出声,蓦地发现彩虹之外还有一道直径更大、颜色稍暗的彩虹,色彩顺序恰恰相反,这就是传说中的“霓”吧。壮观的景致使我精神振奋,心中暗暗想着,即使老师还要很久才回来,或是暂时不收我做学生,我也要坚持学习下去,不辜负自己的心愿。

没想到,这天临近中午时,罗桑老师就出现在画室了。老师看起来风尘仆仆,和他一同出现的还有一些大纸箱子,是几个师兄从老师车上搬下来的。拆开纸箱,里面是成套的新衣服,是老师从广东买回来发给每个学生的。一时间大家都开始试衣服,兴高采烈地在画室里走来走去。趁这机会,我悄悄地找到安多师兄,又向他询问了一遍拜师的详细流程。吃过午饭,我去画室附近的小卖店买了些水果、两条哈达,掩藏藏地拿回画室,放在一间小黑屋里。午休快结束的时候,看到几位老师都进了大老师办公的房间,一个朝北的小屋。我赶紧拿出准备好的拜师礼,去老师房间外候着。不久后,他们似乎结束了议事,有小老师准备朝外走,看到门外的我,就问“有事吗?”我赶紧进了房间,由于心情紧张,现在已不太记得当时是怎样表述拜师愿望的。记得安多师兄指点我要先向老师表达心愿,然后跪下磕三个头,将一条哈达献给老师,如果老师回赠我一条哈达,就表示拜师成功了,他就是这样做的。可那时我猛然发现小房间地方太局促了,一面墙堆满了书,一面墙的地下铺着简单的铺盖,还有一张不小的茶几,两个藏式柜子,我和四位老师身处其

中,只有立足之地,似乎再找不到空地来磕头。就在我愣神之时,大老师和颜悦色地说话了:“收下你是可以的,但是你要答应一件事:要一直学下去,直到毕业,不能学到一半就离开。还有一件事,如果你有空闲时间,能不能多教教师们汉语,你也向他们学一些藏语,这样对你们以后的发展都会有帮助。”我激动得连连点头,就这样,我顺利地成为画室中可能是年纪最大却辈分最小的一名学员。

老师看了我画的文殊菩萨草稿,重新给我布置了学习任务:先暂停画佛像,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学习勾线,从最简单的花叶、飘带、火焰开始练习,一周之后再给我布置新内容。过去我曾自己练习书法,来西藏学习画唐卡之前正在练习小楷,非常期待能有更多机会熟悉笔性。师兄们在丹巴绕旦老师的《西藏绘画》一书中给我找出了几个图样,我就开始在白纸上先用铅笔打草稿,然后拿出勾线笔,以淡墨勾线。飘带的图样是从丹巴老师画的金刚萨埵身上找来的,一条飘带上有四五道褶皱,在空中轻盈地扭转、舒展,向上延伸。用毛笔勾线时,弯曲的长线必须一笔完成,还要根据弧度凹凸的变化勾出粗细的渐变效果。

我还是每天往返于拉萨和达孜之间,早晚各一小时车程。开始勾线的第三天,早上进入画室,发现我座位上的画板和笔筒砚台都不见了,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中等大小的画框。正在愣神,只见一个未曾谋面的师兄一言不发地在那里坐下开始画画,他的表情有些严肃,看起来年纪比其他师兄更大些,有点儿不太好打交道的样子。安多师兄对我说:“‘老爸’回来了,你原先生的是他的位置。”这位师兄的代号竟然是“老爸”,是因为他看起来足够成熟吗?我心里有点恍惚的。可没过半天,就发现原来老爸很好相处,他看起来严肃,实则是羞涩和内向,其实他是画室的第一大好人,在生活方面特别照顾大家。现在我又挪了位置,就坐在老爸斜对面的地板上,铺了厚厚的藏式垫子,不会觉得

冷。有师兄过来问我:“你听过山歌王子索朗扎西唱歌吗?”这位歌手真是从未耳闻。可对面的老爸突然羞涩地笑了,把他的手机和耳机递给我,示意我点开屏幕上的音乐文件。戴上耳机打开音频,我惊呆了,那是完全没有任何伴奏的歌唱,宛转的歌喉和悠长的旋律以及质朴的情感,使我仿佛身处高原草甸,眼前有成群的牦牛,远处是皑皑的雪山,脚边还有清澈的溪水。我疑惑地看着老爸,他笑得更加羞涩了。原来索朗扎西就是他的本名。这是他自己在当雄老家的高原牧场放牦牛时用手机录下的歌唱,是真正的原生态山歌。一旁的师兄更热情地介绍道:“老爸跳舞也是最棒的,冬天的时候他带着我们一起跳锅庄。”

正当我隐隐期待能有机会跳锅庄时,老师突然宣布周五周六画室过两天林卡。“林卡”在藏语里是园林的意思,在过去只有权贵阶层拥有私人林卡,每逢夏季,他们就会坐在园林的草地上,以聚餐和各种娱乐方式来消夏。如今过林卡已经是藏族同胞夏天最愉快的休闲活动,地方也不局限于人工园林了,更多的是去纯净美好的山野之中,带上帐篷、美食,与亲朋好友一起欢度凉爽宜人的夏日。

我们过林卡的地方在达孜的白纳村,那里背靠高山,山脚下绿草如茵,环绕着几道潺潺的溪水。我们带上提前一天准备好的菜肴和酥油茶、甜茶、青稞饼,在草地上铺好卡垫,大家团团围坐,喝着茶聊着天,惬意极了。不一会儿,洛追老师找来一对大音箱,开始播放热烈的藏族乐曲,老爸和几位师兄马上站起来围成了圈,极其舒展放松地舞蹈起来。我也想学着跟着他们简单地跳一跳,可他们的脚步总是在变化,前面的步子还没学会,他们又变了一种步法,就像是随心流淌出来的律动,我这个笨拙的城市人一时难以跟上他们的节奏。可就只是在一旁看着,也感到无比欢悦。老师们在一旁喝着茶,微笑地看着我们。这一年的夏季可能是我有生以来度过的最凉爽轻快的夏季了。

藏地
挥毫